

● 张彦平著

少年抗日特工队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年抗日特工队

张彦平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皖)新登字 06 号

少年抗日特工队

张彦平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75 插页:1 字数:32 万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ISBN 7—5397—1143—4/I·212(儿) 定价:16.00 元

目 录

1	落寞侠女遭暗算	1
2	海上双英接新差	10
3	关帝庙炮打烟鬼	19
4	簸箕口计捉活口	30
5	滩险难圆发财梦	39
6	浪急惊见龙女身	51
7	冈村孤岛下钓饵	61
8	明玉夜海破敌探	72
9	女掌门智闯虎穴	86
10	神枪手威震敌营	99
11	弹丸小岛神何在	110
12	咫尺美人枉断魂	121
13	翠汉难抵酒肉兵	132
14	沟口亲督簸箕口	143
15	绵绵意情女临海	154
16	寂寂心浪子天涯	164
17	刀鱼性残噬恩主	174
18	小姐胸宽收敌兵	186

19	旧官求生乞新主·····	197
20	新人振威泯前恩·····	208
21	逞军威浪女香销·····	220
22	寻宝藏小山踪灭·····	231
23	财能通神鬼难当·····	243
24	海绝人踪船易行·····	256
25	清异类浪吞病兵·····	267
26	救难友身隐战艇·····	280
27	暗耍小智生祸端·····	292
28	明施大德激良知·····	306
29	为夷奴文贤何贤·····	319
30	指迷津德明理明·····	331
31	英雄气壮妹救兄·····	345
32	码子路尽猫咬狗·····	358
33	闯敌营叔侄相逢·····	371
34	争酒色宪兵离心·····	382
35	笑里藏刀鬼骗鬼·····	393
36	计中有谋智斗智·····	409
37	五雷掌雷击敌酋·····	423
38	三死角死沉怒海·····	445

1 落寞侠女遭暗算

海宁市的地下工作者邱明玉和冯元德，配合中外闻名的“神拳队”即特别工作队，从海上营救了一千多被俘的人员，当时就随着从海上来接应的游击队一道，在棋盘山附近上了岸。海宁市地下特别工作委员会曾指示过：在完成任务后，两人仍要潜回市里去。可特工队队长于德明并没马上让他们返回去。他推想：海宁市的华北日本海军基地司令间野大佐，对被俘人员的被劫走，绝不会善罢甘休，定会在全市来一次大搜捕，这一时刻返回去太危险。当然他心中还另有打算：自从在维持会长邱欣斋家第一次见到了邱家小姐——邱明玉，她那充满了活力的美丽影子，就深深印到了他的心上，几乎一刻也排除不掉了。潜伏在市里时，一直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中，极少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同她交谈，这次返回根据地去，肯定会有几天的休整时间，这正是同明玉接触的好机会，何况自从第二次潜进海宁市后，这姑娘似乎一直对他有误会，他也真想能有个机会，用自己的行动消除她的疑结。

因此，一回到部队，于德明就向赶来看望他们的石磊副参谋长提出了意见：希望能留下海宁市的两位战友，同大家一道总结这次的营救战斗，因在战斗中他们曾起了关键性作用。石磊当即同意了这一建议。不过，总结会结束后，当天就让两人住到邻村

的独立团去了，在特工队呆了还不到一天。

为了保密，邱明玉和冯元德在独立团驻地，除了同团长和政委见过面，唯一接触的人，就是那个带他们来的姓由的敌工干事。由干事领他们住在村边的一个独门独户的人家里，这时天已落黑，房东老大娘还没有回来。等由干事一走，明玉就出了门，在屋子前后转了一圈，看看充满了新奇和神秘感的山村夜景，然后来到屋前小院，坐到葡萄架下的石凳上，立即就闻到一阵淡淡的葡萄香气，仰头一看，原来头顶上的那片盘根错节的老藤，已爆出了一个个毛茸茸的嫩芽来。她忍不住伸出双手想去摸摸，不料一下子碰到了一个棍儿上，而且那棍儿如同荡秋千一般前后摆动开了，她惊奇地用力拽到手里一看，原来是挂着的九节鞭。这古老的武器，因使用年代久了，不知经过了多少只手的摸弄，那节节钢鞭，在夜里还闪闪发出阴冷的光来。明玉惊喜地叫了一声：“好家伙！”向外一甩，就想要它几下。使用这九节鞭如同拉胡琴一样，行家熟手拉得很轻巧，弓子一动，龙吟凤鸣，音起风生；可不会的，弓子一扯，使人裂肺撕肝，摧发剥皮。她以前见人耍过九节鞭，如闪电绕手，游走自如，泼水难进。这时自己拿在手里一抡，竟如同扯动了蛇尾，蛇头猛地昂头吐舌绕上身来，越急越用力，缠得越紧越痛，她只得把手一松，哗啦一声抖落开那缠身的钢丝。

冯元德闻声慌忙从屋里奔出来，一见明玉那狼狈像，不由哈哈大笑道：

“你不知那玩艺儿是吃人的？惹它干什么？”

“大叔真坏！你不救我，还看人家的笑话——不行，我要罚，罚你……”

“大叔听罚！听罚！”

“罚你教我九节棍……”

“哈哈！你把这家什的名字都叫错了——这叫九节鞭！”

“这玩艺儿可不是你们小姐玩的呀！”冯元德说着就走上前，把九节鞭抓在大手上掂了掂，然后亮了个门面，接着那无生命的几节钢棍儿如同金蛇摆尾般，在他上下左右飞舞。

“好！”明玉拍着手刚一叫，突然间如同狂飚扫地、虎吼野谷，一阵凌厉的风啸声越响越烈，似乎眼前的葡萄、房屋……即刻就要被狂飚卷成粉末，明玉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也飘离了大地。再看一看冯元德手里的九节鞭，哪还分得出人和鞭来？早已成了一团滚地的闪电。明玉一时又惊又喜，甚至还有点儿莫名的慌乱。

“好，好呀！老胡所说果然不假！”

远处的黑影地里一迭声的叫好，这才把如痴如醉的明玉惊得返过神来，一看，原来是由干事领着石磊副参谋长走了过来。

自从邱明玉协助特工队完成任务来到部队后，出于好奇心，石磊一直想找这位名声远扬的小姐谈谈，顺便也可以对于继祖和于德明双方对她绝然不同的两种反映实地调查一下，摸清事实真相。可忙活了几天，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今天刚刚差人把邱明玉二人送走，突然接到了军区党委的来信，要他马上组织人，到棋盘山一带沿海地区去接应一批从东北转来的游击队干部。

本来他已安排邱明玉和冯元德潜回海宁市了，不打算分配任何任务，可考虑来考虑去，实在挑不出适当的人来，只得再求助于“美人鱼”邱明玉和“海闯子”冯元德了。

邱明玉早已从特工队员们的嘴里知道有位大官叫石磊，一见面就觉得这确是个英俊的青年人，她像一般矜持的女孩子一样，很希望他能主动接近自己，可等了几天，见他只是爱理不理地板着

面孔，不由得想：难道他也要同我这个阔家小姐“划清界线”？有这样的领导在上，怪不得于德明不敢对我太亲近哩！邱明玉头上的胜利喜悦一下子被阴云驱散了，这两天心中一直闷闷不乐。今天晚上见石磊踏夜赶来，不免感到有些迷惑不解：这究竟是凶是吉？一时呆愣着竟忘了打招呼，直到由于事喊了声：“石参谋长看你们来了！”这才不得不迎上前客气了一句：“怎敢劳首长驾！”

这时冯元德也收了功，提着九节鞭上前说道：

“我这不过是小孩子玩艺儿，玩给邱小姐开开心心的，承首长夸奖，实在不敢当——不知首长提的老胡是什么人？”

石磊笑笑，说出了“老胡”的来龙去脉。由于事则甩了一句：“首长正为这事来找你们呢！”

王胡子负伤被送往抗日根据地，在医院把伤治疗好了以后，按照海宁市地下工委的要求，仍返回市内，以邱欣斋的保镖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不能直接回去，要转道天津才行，因他离家以后，邱家的人曾向人说过，他是被派往北平、天津、大连办事去了。于是王胡子先到了军区敌工部，打算请敌工部通过关系把他送往天津。原来的敌工部长王友也是刚刚伤愈返部，正要熟悉情况接手工作，两人过去虽不认识却早已知道了对方的情况，加之海宁市是华北海军基地的所在地，也是王友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想多留他几天，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市内的情況。不料正在这时来了新的任务，而且是从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十八集团军总部来的命令。

日本军队偷袭了珍珠港以后，接着又侵占了美国的西太平洋军事基地菲律宾等地，美国的总指挥麦克阿瑟仓皇撤到了澳大利亚，日军还是紧追不舍。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美国空军继

三月份在来城和萨拉莫阿海面炸毁了二十艘日舰后，又由罗斯福总统亲自批准，在四月十八日对东京进行了一次威慑性的空袭。

日军大本营一直担心美军的报复，因此用装有雷达的巡逻舰，昼夜不停地在日本本土约一千公里的海面上巡逻，却没能侦察出美军这次来袭的舰载机的踪迹来。这一意外事件，使大本营的将领们热胀的头脑冷静了一下，认识到在战争中，防卫和进攻是同等重要的。这次的防卫部署是双管齐下的，一是派重兵马上占领中国浙江一带的沿海机场，使美国飞机失去陆地的依托；一是加强海上的警戒，已经被视为日本内海的黄海，更是戒备森严，尤其是在中国和朝鲜附近，巡逻的飞机和舰艇几乎轮番不断，这给华北我方军民海上货运造成了很大损失，船只连连被截击，近几个月不得不冒风浪的危险，远远绕道到外海行驶，可最近在外海航行的船也连连神秘地失踪，这些船究竟是在开航前就出了事，还是在海上出了事呢？必须马上调查清楚。上级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王友，命他通过天津、大连一带的敌工关系迅速摸清原因。

王友心想：真是天助我也！最合适的人选竟“自天而降”了！因为邱家曾在外面放风：王胡子是被邱欣斋派往那几个城市办事去了，加之那一带确实有邱欣斋投资的工商业，也都有王胡子的熟人。王胡子自从来根据地治伤后，即化名为胡一平，王友把他的打算向分管敌工工作的石磊副参谋长请示过，石磊又亲自找胡一平谈过两次话，进一步作过了解，也认为这确实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便同意了王友的意见。

为了避开可能遇上的熟人，胡一平不能直接到天津，打算绕道青岛从海上去。不料，胡一平离开根据地半月以后，青岛的地下接头人还没见到他的踪影。当有关人正在四处寻找他的下落时，

又接连得到几次海运船在黄海失踪的消息。这就更使人担心：他是否从其他地方搭船走，而在海上遇了难呢？石磊正要找有关部门研究如何去寻找的时候，上级竟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看来海上的船只连连失踪，不仅本根据地有，全国沿海各根据地可能都有此事发生。

一想到海上，石磊就联想到这次海上营救被俘人员的战斗，想到了特工队，尤其对在这次战斗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两位地下工作者——邱明玉和冯元德。这两个一个是胡一平东家邱欣斋的女儿，一个是他江湖上的好友，而偏偏以上两人在城里的地下联络人也都是胡一平一人。石磊昏沉沉的头脑中一下子闪出了一条亮光来：要去完成这次的寻找任务，还能有比这两人更好的人选吗？他唯恐独立团把二人转移走了，所以就连夜急急赶来了。

当邱明玉听说老胡就是王胡子改名为胡一平时，对这个日夜牵挂着的，名为自家的保镖，实为自己的师父和战友的王胡子叔叔失而复得，感到万分喜悦，当即惊喜地叫道：

“参谋长，前几天我向你打听王大叔的下落，你还说不清楚呢，真会骗人！快告诉我：他在哪里？我真想看看他呀！”

石磊尴尬得只是笑笑，还是由干事帮他开脱说：

“这是军事机密，首长怎么能随便说呢？小姑娘，你急什么……”

邱明玉忽闪着大眼睛，见那由干事比自己也大不了几岁，竟以老前辈的口气说三道四，心中老大不悦，嘴一撅，插断他的话，叫道：

“小姑娘怎么样？难道还不如你小小子？王大叔是我的联络人，就是一般同志，我就不能问问了？”

几句话把由于事说得满脸通红，他刚要辩解，邱明玉却已把目标转向了石磊：

“参谋长，你说我的话对吧？你一定会把王大叔的地址告诉我的！”

对这个女孩子，石磊曾听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反映，他却从没同她交谈过，尤其是知道了这是个聪明、美丽的女孩子以后，对他这样一个未婚的青年领导干部，心中虽不免也同一般青年一样有时会想入非非，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头脑总是清醒的：于继祖这个老雇工的儿子眼光应是敏锐的，那就是除了在工作、战斗中可以利用这位富家小姐以外，任何人在感情上都应同她保持着“安全”的距离！这几天他对她态度上的冷漠也是基于这一原则的。今天只是因工作需要，才不得不过来打交道，没料到一开头这女孩子就一顿“火力”，把他和由于事打了个哑口无言。

这样一个不懂礼节的任性女孩子，怎能当好一个合格的战斗员？石磊心里嘀咕着，又想到于继祖向他汇报过的情况，这就更加深了对邱明玉的成见，本来想要布置的任务，也犹豫起来：能把那么重要的工作交给这样的人去干吗？他耸动了几下浓黑的眉毛，动了动轮廓分明的嘴唇，一直没回答邱明玉的话，冯元德为了冲淡这僵持的局面，忙招呼说：

“首长，快请坐，坐！”

说着又向邱明玉丢了个眼色，明玉会意，笑着应道：

“我怎么把首长堵在门口了？抱歉！快进屋坐——冯大叔本要教我九节鞭，反正闲在这儿也没事，那就等以后再学吧！”

此时正值春末，白昼艳阳当空，把山岩都晒透了，整个山村变得热烘烘的，夜晚海风一吹，才开始有些爽意。石磊走到葡萄

架下，嗅嗅毛茸茸的嫩叶所散发出的醉人清香，连心中刚浮上的不快都似乎被冲淡了不少，他手扶着盘缠着的葡萄藤，回头向冯元德说道：

“这地方真美！咱们就在这里谈谈吧，我想请你再辛苦一次——”

邱明玉见石磊是向冯元德一个人布置任务，这个性急的姑娘忙插断话，着急地问道：

“不是要我同冯大叔一道在这里等待接受任务吗？这次有没有我？”

“这个嘛——”石磊当然不肯说出他改变初衷的原因，只好敷衍地沉吟着，“你们市里组织不是正急待你返回去吗？”

由于事虽然对石磊改变了原来的决定感到意外，可还是帮助解释说：

“干咱们这行工作可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事呀！同志，你就听从首长的命令吧！”

一提到“纪律性”三个字，明玉本能地反感，可又无可奈何，把丰满的小嘴一撅，扭身伸手夺过冯元德手里的九节鞭，逗气地用力跺着脚向屋里就跑，正在这时，院东的一片果树丛后，突然响起个压抑的唉声，接着哗啦啦一阵树枝晃动，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喊道：

“谁？”

声音还没落，明玉已转身向响声处直冲过去。她冒着树枝的刺刮，一头钻进果林，果然见到一个黑影在向前逃去，她大叫一声：

“狗小子，站住！你跑不了啦！”

她想甩九节鞭向前抽，不料鞭刚一扬起来，鞭梢就被右前方的一个树枝挡住了，鞭被反弹回来，鞭梢反扫到了自己的头上，痛得她一晃身，尽力支持着不要倒下去，待眼前的一片金花闪过去以后，又要继续向前追时，朦胧中却不见了原来的人影，她低低骂了一句：“狗小子逃到天边我也要宰了你！”

她话还没说完，只觉背上像被雷击了一般，似乎心肺都被砸烂了，脑子刚一闪：这拳法可不是一般的……就瘫到了地上。她模模糊糊觉得有人在她身边跑过去，松软的土地像落下了一串串炮弹，震得她的身子都上下摇晃着。

“邱明玉！”

“明玉……”

遥远的地方是谁在喊她？

“…这可是个要强的女孩子……这前面有人倒在地上……哦，九节鞭……邱小姐！邱……”

果林中一阵急促的响动，石磊、由干事都跟在冯元德的身后奔跑过来。

2 海上双英接新差

冯元德和由于事追出果树林，已不见了人影，为了防备再有敌人偷袭，只得急匆匆返回来，这时邱明玉已苏醒过来，正在向石磊报告刚才发生的情况：

“……这家伙拳上功夫挺棒，我可不是那种三拳两拳能被打倒的娇小姐……”

由于事见邱明玉伤情并不重，向石磊打了个招呼就到屋子四周搜索去了。冯元德站在一旁，扫视了一遍四周的地形，皱皱眉，以老行家的口吻分析说：

“参谋长，我这看法不知对不对，这个狗小子假如是个会武功的人，是成心要来暗杀的，他为什么不用凶器？再说，他是从小姐背后偷袭的，他为什么不打要害处？会武功的人，哪个不知人的致命点儿？照我看，这不过是一次警告性的，可能还有更好的戏在后面……”

石磊向夜色苍茫的四野扫视了一眼，压低声吩咐说：

“你们快跟我离开这里！看来已有人盯上了你们，你们的行动一定要有所变动了！”

三人悄悄向村里走去，在接近村口的地方，正巧遇见独立团团团长带着几个人跑步迎了上来。原来由于事在屋子四周搜索了一

遍，不见敌踪，就直接跑到独立团团部求援，团部当即命直属的特务连封锁了村子的各个路口，并派出几支小分队分头在村内村外进行搜查。生怕石磊和敌工人员再遭到什么意外，团长就亲自带人来了。

明玉刚才遇上敌情挺身而出，负伤后又没像一般女孩子那样大声哭叫，石磊原先对她的看法渐渐有所改变。他这才有些相信于德明和于木兰所反映的情况，并非都是偏见。这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阔家小姐，“假小子”并非虚言，真的挺有点男子汉的气概，还是应该放心地使用她。

日本人的特务已跟上来了，部队也要马上转移，石磊在路上已把他的这一想法告诉了独立团团长，所以他们一来到团部，团长即同几个团的干部研究移防的事去了。石磊则把他的打算告诉了邱明玉和冯元德，最后又以商量的口气问道：

“在这一带根据地里，你们不能再停留了，又不能直接回海宁市去，加之老胡已失去联系，我想还不如请你们先从海上帮助接应一批从关东转道来的人，然后再乘他们的在‘满洲国’登过记的船开到大连去，当然这一来危险性可能比原来的路线要大一些，不过时间却要快得多了，你们如果还有其他的好办法，咱们可以再研究……”

冯元德觉得这样干倒是个既安全又快捷的办法，可他自从听到王胡子失踪以后，一颗心一直悬着，如今既已离开了海宁市，不能趁此机会见上老友一面，至少也要弄清他的生死下落，否则就难放下心去，回去后也不好向市地下工委交代，更不好向同自己的亲嫂嫂一样的王大嫂交代。他沉吟着犹豫了半天，才试探地向石磊说道：

“首长，你刚才吩咐的，没什么说的，是个好办法！不过王大哥——胡一平这事，组织上要是用得上我去寻找，我倒是有不少有利条件，我同他打年轻时起就是好兄弟，以后又是战友，可能是他失踪的那些地方，我也有些熟人……”

石磊在交待新的任务时，邱明玉心中却一直在猜测袭击她的人是谁，不把那小子揪出来，她是决不甘休的！并没用心听石磊的话，所以无意听到了冯元德的一个话尾，就忙从坐着的板凳上跳了起来，冒里冒失地插问道：

“咱们一到根据地来就被敌人钉上了，王大叔在市里的名声比咱大，又呆了那么久，难道敌人会放过他？今天的偷袭和王大叔的失踪会不会是一码事？首长，我看咱先把叮上头的苍蝇扑打完，再去……”

石磊边听着边渐渐皱紧了两道浓密的眉头，他顺手拿过放在桌边的红牛皮革地图筒，抽出了军用地图，在桌上展开来。邱明玉见石磊要查看地图，不解地放低了话声，伸手端起窗台上的一盏油灯，送到石磊眼前，地图上的点线马上就清晰地显现在黄色的灯光下。石磊用食指在图上点着，插断了明玉的话说道：

“辽东半岛经过渤海和黄海之交到咱们这一带是最近的一条路，可日本人已把渤海视为他们的内湖，昼夜都有舰艇在海上巡逻，从辽东来的人只能绕道朝鲜西海岸，在胶东东部靠岸，靠岸的地点共有两处，一处在这里的海湾——簸箕口，一处在海宁市南侧浮山脚。簸箕口那里已布置由当地的海防队接应；而他们最大可能的登陆处，我看会是在海宁南侧浮山脚下，这里地形复杂，加上离市区近，陆上还没有被我军全部控制，是游击区，我们定要

从坏处着眼来准备这次的接应，你们两位是——”